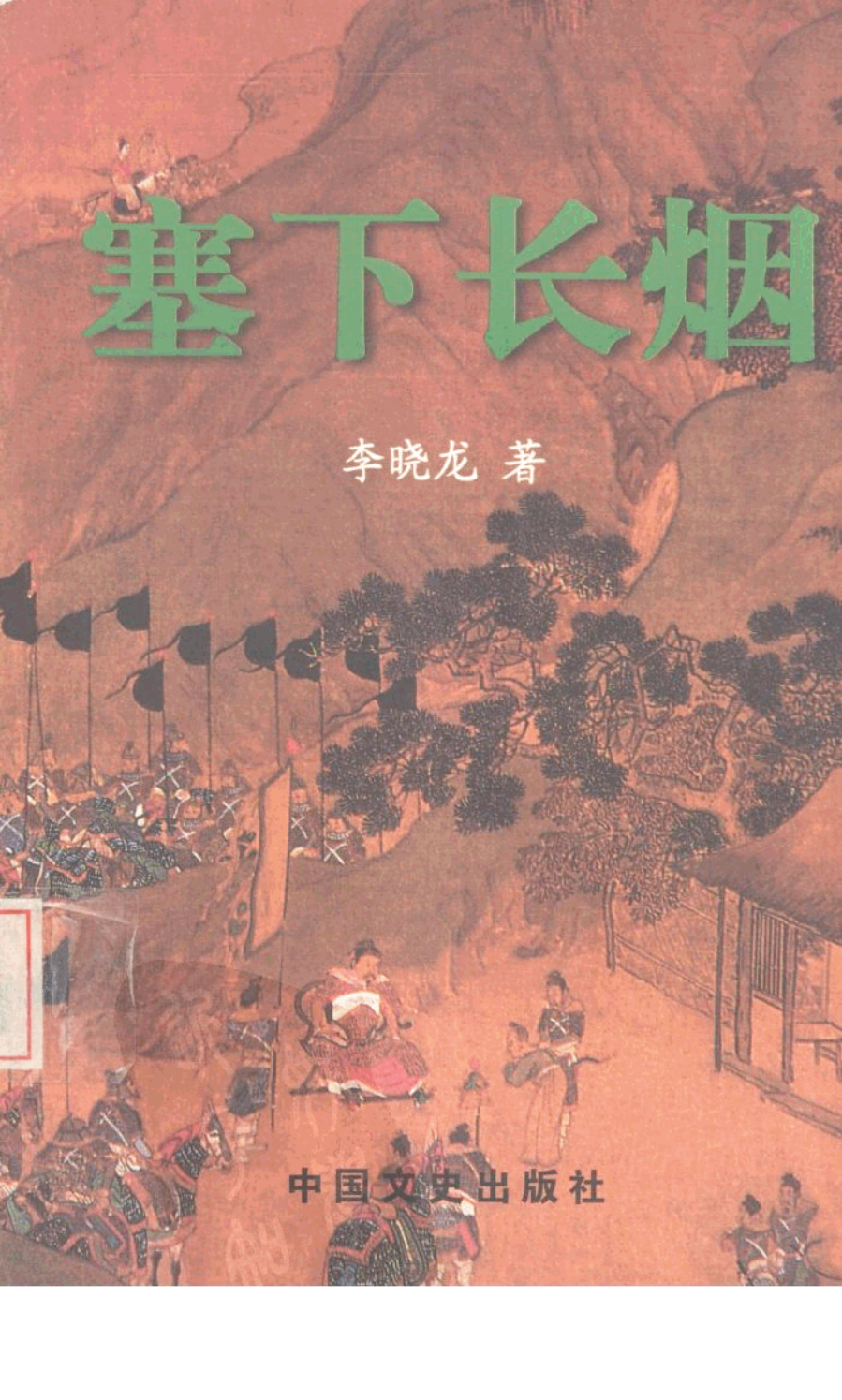




塞下长烟

李晓龙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根据汉高祖后期至汉武帝年间，汉朝与匈奴之间发生的战争、盟约、和亲等历史事件，用文学形式着重描述了汉朝的帝王将相与匈奴历朝单于、诸王之间的矛盾冲突及其悲欢离合的故事。讴歌了“飞将军”李广以及周勃、灌婴、程不识、周亚夫、李陵等著名战将保家卫国的丰功伟绩，并对他们的悲惨遭遇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和惋惜。同时，对侵略者的残暴、帝王的荒淫和奸臣们的阴险毒辣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其史料翔实，情节生动，读后发人深思。

目 录

内容提要	(1)
第一章 初生之犊	(1)
第二章 楼兰借将	(20)
第三章 手足相残	(44)
第四章 李家收孤	(60)
第五章 弱女落难	(74)
第六章 吕后弄权	(84)
第七章 汉宫政变	(108)
第八章 问鼎中原	(125)
第九章 萧关救驾	(143)
第十章 封赏风波	(161)
第十一章 胡汉和亲	(176)
第十二章 荆村失约	(192)
第十三章 晁错削藩	(213)
第十四章 上谷奇缘	(239)
第十五章 雁门射虎	(271)
第十六章 陇西招安	(297)

第十七章	马邑计败	(319)
第十八章	宫帋混乱	(338)
第十九章	权贵争宠	(354)
第二十章	虎口脱险	(369)
第二十一章	霸陵受辱	(384)
第二十二章	含恨渔阳	(407)
第二十三章	龙城兵变	(423)
第二十四章	肝胆相照	(452)
第二十五章	卫青续妻	(471)
第二十六章	老马识途	(492)
第二十七章	王朔相命	(516)
第二十八章	三军哭灵	(536)
第二十九章	李敢遇害	(554)
第三十章	午夜惊魂	(575)
第三十一章	酒泉试剑	(588)
第三十二章	血染古道	(600)
第三十三章	天山祭祖	(619)

第一章 初生之犊

1

公元前 189 年冬,陇西成纪,大雪横飞。

连绵的山岭丛中,一个村庄在风雪中傲立着。漫天飞舞的乱雪似乎要把村庄摧毁一样,疯狂地向庄上的老树、泥屋扑去。地上,阵阵寒风卷起已经落下的雪尘,朝村前那些败壁残墙横扫而过……

“老虎又来了!老虎又来了!”陡然,村落的小巷里传来一阵恐怖的惊叫。随之,几个串门的百姓奔出小巷,不要命地往自家的屋里躲。一会,整个村庄一片死寂。只有乱雪随着呼啸的寒风在飞舞。

不久,山凹里果然传来虎啸,一声接着一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大,令人毛骨悚然!

又过了一会,村子里便传出猪的惨叫和厮咬声——看来是老虎已经进村,咬住了一头牲猪。随着猪的惨叫声逐渐地减弱,虎啸也慢慢地消逝了。村里又恢复了原先的死寂,唯有风雪仍然在不停地嚎叫……

就这样,这个村子连续几天出现老虎咬猪的事情。村里的人谈虎色变。

这个村叫李家庄,住着的人家几乎都姓李。庄里有个大户,户主叫李成。他有三个儿子,长子李吉,次子李中民,三子李广。全

家主仆五十余口，在李家庄属首富，有良田千顷，房宅百余间。李家原来世代为将，祖籍槐里。李成的祖父名叫李信，曾是秦始皇手下的一员骁将。秦始皇曾命他追杀了燕太子丹，立过大功。秦二世胡亥篡权后，李信惧怕二世加害，率家人避秦时之乱，由槐里搬迁到成纪落户。秦朝一些李姓人家闻李信搬迁，也纷纷搬来。因而这个村子人口年年增加，到如今已有上千口人了。李信家族也就成了李家庄的领头户。村里发生一些大一点的事情，他家都要出面主持公道。直到李成这辈，依然如此。

最近，村里接连出现老虎伤牲畜的事，邑人惊慌，有些胆小的农户还想搬到别处去居住。为此，风雪一停下，李成便召集全村猎户开会，商议打虎之策。

会议就在李成的客厅里进行。二十几个猎户坐在厅屋里烤着炭火，抽着旱烟，听着李成讲话——

“……乡亲们呐，如今老虎伤畜，弄得人心惶惶，如果我们不齐心协力，除掉虎害，将来老虎就要伤人、食人了！今天，叫大家来，就是商量如何猎杀老虎的事。谁有高见就请讲吧！”李成年过半百，蓄着微须，他一边说话，一边在厅堂里走来走去。

“父亲，这还要商量么，明天我们这些猎手就上山射虎！”这时，大儿子李吉挺身而出，拍了一下胸口说。李吉十八岁，长得眉清目秀。但他不喜读书，却好武艺。

“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休得插嘴，让长辈们先讲！”李成有点嗔怪地对李吉说。

“李员外，”这时，一个满脸胡须的猎户站起来说，“依小人看，我们还是报官，请求官府派人来打虎，这样稳便些。”

“唉！此策我也试过，可是送上去的报案，官府根本不予理睬。”李成叹着气说。

“那怎么办？官府总不能见死不救吧！”另一个猎手气得站了起来，嚷道，“平时，要我们出捐派款如狼似虎，如今咱们村里出了虎害，官府就不管了，这还有我们老百姓的活路吗？”

“是呀，是呀！我们大家到成纪县衙去评理，看官府管不管我们！走！走……”一些猎户义愤填膺，纷纷站起来说。

“大家不要冲动！先坐下来，坐下来……”李成连忙笑着，招呼大家重新坐下，“我想官府也有难处，一个县衙，就那么几十个人，而且文官多武吏少，就是武吏也只是一些耍花枪的人，有真本事的少，能打虎的又有几个人呢？弄得不好，打虎不成，反被虎吃掉。所以，他们不敢来也是实情。”

“照你这么说，这射杀老虎的事，只有靠我们村自己的人了吗？”那个大胡子猎户说着，把两只手笼在衣袖里。

“不但只能靠我们村，而且只能靠我们这二十几个猎户，难道我们还好意思让村里那些老老少少去上山打虎不成？”李成又笑了一下。

“唉！这真是明知山有虎，偏往虎山行呀！”这时，李家管家李立叹了一口气说。李立五十余岁，一副胆小怕事的样子。

“大叔，你不要唉声叹气好不好？好男儿就是要为民除害，保家卫国！”李成的二儿子李中民说了李立一句。李中民比大哥李吉小两岁，但长得五大三粗，说话声音很大。

“住口！”李成喝住儿子，然后对李立说：“小孩子，不知天高地厚，李管家，你千万不要把他的话放在心上。”

“嘿嘿，”李立笑着说，“哪里，二公子的话是对的，老奴是有点胆小怕事，嘿嘿……”

后来，大伙通过商量，决定用敲山震虎的办法，把老虎赶出来，然后一齐向虎射箭，把虎射死。

第二天清早,李成便和两个儿子率领全村二十几个猎户上山射虎。所谓敲山震虎,就是由七八个人用锣鼓在山顶上使劲地敲打,其余的猎手掩藏在老虎出入的草丛边,一旦虎出,便用弓箭将它射杀。

这一着果然奏效。一只白额大虎一听到锣鼓便狂奔了出来,并朝着山头上的锣鼓声扑去……

一进入射程范围,李成便令大家射箭。有几个猎手看到威猛的老虎,手都在发颤,哪里还敢放箭,还有几个胆小的吓得屁滚尿流地跑……气得李成大骂。其他几个猎户虽然放箭,却根本没有射到老虎,都放了空箭。李成一急,拉满弓,一箭射去,正中虎眼,那虎负痛,嚎叫着朝李成扑来。李成搭箭,又是一箭,谁知未中。那虎已扑了过来,李成就势一滚,滚进了一株空了心的大树。在大树的空心里,他拼命地往上爬,那虎用锋利的爪子抓那树皮,直抓得碎屑飞扬。李吉和李中民急了,和猎手们一齐向老虎射箭,不知是劲小,还是心慌,那箭根本射不进虎皮。那虎见抓不出树中人,便反转身来冲向众猎户。猎户们见老虎扑来,吓得四散奔逃。有一个猎手走得慢,已被老虎抓住。只几下,老虎便把那个猎手的脸皮扒下,又几下,那猎手的衣服和皮肉已被撕烂,变得血肉模糊……

把这个猎户咬死后,那虎又朝另几个奔逃的猎手扑过去。眼看就要扑住后面的那个猎户了,突然背后传来一声羊羔的叫声。那虎闻声立即转身去瞧——原来,是一个八九岁的孩子在变羊羔叫,把老虎引开。老虎见是一个小孩,急忙向他扑过来。那小孩很机灵,转身就跑,那虎“噌!噌!”几下就要扑到跟前。猛然,小孩凝住了——原来他的面前就是万丈悬崖,情况万分危急!

众猎户一看这场景,吓得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

谁知，那小孩竟毫无顾及地纵身跳下了悬崖峭壁！刚跳下，那虎便扑了过来。老虎不明事理，一下便扑下了深不见底的悬崖。随着，山谷里传出虎的惨叫声……

众猎户终于得救。大家万分感激那舍己救人的小孩。李吉、李中民和所有的猎户都哭喊着扑到悬崖边去观看。人们悲痛欲绝，呼喊着小成。李成这时也从树洞里钻了出来。他虽然没有看到刚才壮观的场面，但他从众猎户的哭诉中得知了情况，也非常悲痛地赶到悬崖边来观看、呼喊。

就在大家痛哭呼喊的时候，那悬崖边上，竟奇迹般地钻出了那个小孩的头。

2

“哎呀！怎么是你？！”看到那小孩露出脸，李成不禁大吃一惊！

“嗨！三弟，是你呀！”李吉和李中民异口同声地说。

“嘿嘿，父……父亲……嘿嘿……”那小孩爬上来望着李成，傻笑着。

这个小孩不是别人，正是李成的三儿子李广。李广只有九岁，平素最喜欢看父亲和两个哥哥练武练射，有时自己也跟着学几招。不过，他很少讲话，即使讲话，也有点结巴，一副虎头虎脑的样子。所以父亲不太喜欢他。可是，李广却总是偷偷跟着父亲、哥哥习武。这回父亲和大家上山射虎，他又偷偷摸摸地跟着上山，躲在后面看热闹。当他看到老虎咬人时，便急中生智学羊羔叫唤，把虎引开，并毫不犹豫地跳下悬崖，引诱老虎扑进深谷，救了大家的性命……

可是他跳下悬崖怎么又爬了上来呢？——原来，这个悬崖

上有一块横着突出的石头，石头上长满了青草，李广看得清楚，跳在了这块石头上，把身子紧贴石壁。那只老虎终究是畜牲，不知深浅，只想扑抓小孩，谁知一扑竟扑下了万丈深渊，摔得粉身碎骨。

见自己的儿子小小年纪，就凭着机智勇敢灭了老虎，又救了大家的性命，李成兴奋地把儿子举过了头顶。大家都齐声喊呼：“三公子了不得，三公子了不得呀！”

老虎死了，李家庄总算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自从这件事以后，李成完全改变了对李广的看法，不但每次练武都带着他，而且请来教书的先生，专门教他学习文化和礼仪。

也是合当有事。这天，李广刚从外面练习射箭回来，就碰到堂弟李蔡哭着找他。李蔡比李广小一岁，是李广二叔李敬的儿子。李蔡还有一个姐姐叫李文秀，已有十三岁。李敬犯了罪，死在狱中。其妻想不开，抛下儿子和女儿，上吊自杀身亡。李成可怜两个侄儿，把李蔡和李文秀都接回家中抚养。李广看到堂弟满脸青肿，还流着鼻血，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便问道：“你，你……怎么了？”

“村东头李贵家的儿子打我，呜……”李蔡说着便大哭起来。

“他为，为什么打你？是不是，你又偷人家东，东西。”李广说话总是有点结巴。他知道李蔡的秉性，故意问他。

“我没有偷他的东西，没有偷他的东西！”

“那他为什么……打你呢？”

“他家有颗珠子，蛮好看，我要和他一块玩珠弹子，他不肯，我就抢了他的珠子来玩，他就动手打我，哎哟……”

“活……该！”李广吐了他一口，转身就走。

“三哥，他不但打我，还骂你呢！”李蔡见李广要走，马上挑拨了一句。

“他骂……骂我？”李广自尊心很强，听说有人骂他，气得结结



李成可怜两个侄儿，把李蔡和李文秀都接回家中抚养。

巴巴问道：“他，他骂我，我什……什么？”

“他骂你结巴子，讲话不清！”

“岂，岂有此……理！”李广气得脸通红，大步流星地就往村东头走。

当走到离李贵家几十步远的地方。李贵的儿子看见李蔡和李广气势汹汹而来，知道是来报复的，吓得拔腿就跑。李广见他跑，急忙追了上去，吼道：“你……站住！”李贵的儿子哪里敢站住，没命地逃跑，李广也就紧追了上去。

李贵夫妇不知出了什么事，听到响动马上出来看，一看自己的儿子被人追赶，也跟着追上去问究竟。

李贵的儿子昏头昏脑地猛跑，谁知慌不择路，只听“呼”地一声，一头便撞在一株老树上，头被撞破，鲜血直流，一下便昏死在地上……

李贵夫妇见儿子头破血流倒在地上，急得呼天喊地扑过去，搂住儿子大哭。李的妻子还抓住李广的胸口哭叫着：“你是李家的三公子，我认得你，你仗着家里有钱，打死了我的儿子，你这个杀人凶手！咱们去见官！呜……”

李广毕竟是个只有九岁的小孩，看到其儿倒在地上，也一下子吓懵了，任凭李妻如何抓打他，都不敢动手、回嘴。李蔡见闯了祸，急忙偷偷地溜走了。

当李成知道这些事赶到李贵家时，其儿子因流血过多已经死了。气得李成将儿子李广狠打了一回，又出了五十两银子给李贵家作安葬费和抚恤费，总算暂时平息了事态。

谁知这天，李成正在家中陪客喝茶。突然县衙来了一帮差人，说是县老爷要拘捕李广，并传唤李成到大堂问话。李成知道祸事终于躲不了，便让差人拘走了李广，自己也坐轿子急急忙忙赶到县

衙。当管家李立把这一消息告诉李成的夫人祝氏时，祝氏哭着赶出来，这时李成父子已经走远了。李成、李广到县衙一过堂，才知道李贵在别人唆使下，一张状子告到了成纪县衙门。

县令是个贪财如命的家伙，一对三角眼和两撇小胡子。他见这桩官司，牵扯到成纪县有名的富豪李成，便想趁机捞一把油水，所以下令将原告李贵和被告李广均收监，并派人把李成传唤到县衙问话。

“怎么样？李员外，如今有人告你儿子打死人命，俗话说人命关天，本县对此案不好办啦！”县令过堂之后，又特意把李成叫到书房说话。说完，他转动着三角眼，故意看了看李成。

“其实，我家李广还是小孩子……”

“小孩子？嘿嘿。”县令打断李成的话，瞪着三角眼说，“杀人抵命，欠债还钱，自古常理！”

“既然大人秉公而断，草民还讲什么呢？”李成自然明白县令的心思，但他向来光明磊落，所以说话很干脆。

“嘿嘿，秉公而断，这是当然的罗！不过……依本县看来，令公子出手，也不会是事出无因吧？再说，你们李家也总算是将相人家出身，所以，本县想从轻发落……”

“从轻发落？”李成紧皱双眉问道，“大人，您这是什么意思？”

“嘿嘿，李员外是个明白人，难道还要本县讲明了不成？”

“草民实在不明白，还望老爷明示。”

“这个……这个嘛！嘿嘿，本县要从轻发落，可是这上下左右的关系……”县令满脸堆笑，说半句，留半句。

“哦，我明白了，你是要我送钱给你是不是？”

“不不不，李员外，你完全弄错了，本县个人决不收你半个子儿，这钱均是打点左右上下关系的，这一点，你放心好了。”

“那你要多少?”

“起码得……这个数吧?”县令张开五指说。

“五两?”李成故意问道。

“嘿嘿,李员外真会开玩笑,嘿嘿……”县令一边笑,一边摇手。

“五十两?”李成又故意补问了一句。

“嘿嘿。”县令仍然摇着头。

“难道要五百两不成?”

“嘿嘿……”

李成十分气愤地说:“想我李成行得稳,坐得正,决不做些苟且偷安的事情!县老爷,慢说是五百两,就是一两银子,我也不给你们看着办吧!”说完,他袖子一甩,便走出门去了。

“噫,这……这……”县令讨了个没趣,但又一时不知说什么好,眼睁睁地看着他走出县衙的大门。

诈不到钱财,县令便把李广拉出来刑讯逼供。李广人小气傲,硬得很,不但立而不跪,而且一句话也不讲。气得县令脸红一块,白一块,喝令差役打李广。李广忍住痛,一声不吭。县令无奈,只好又将他收监。

诈不到被告家的钱财,县令不甘心,又想诈原告家的。可怜原告李贵家徒四壁,哪里有钱送礼?后来被逼无奈,他只好要求撤诉。

“撤诉?岂有此理!这衙门是你愿告就告,不愿告就不告的地方?来呀!将这大胆的刁民重打四十大棒!”县令喝令手下举棍打李贵。

“哎呀!县太爷呀!俺已经撤诉了,你怎么还打俺呢?”李贵吓得拼命地在地上磕头,把头都磕出血来了。

“不打你打谁?你一会儿告状,一会儿不告,你这不是耍我

吗？”县令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说。

“哎呀，老爷，俺确实不是耍你呀！俺冤枉呀！俺儿子被李员外家的三公子追赶撞死了，俺心里难受，就来衙门告他，如今老爷要俺出钱打官司，俺家里穷，吃的是糠菜，住的是茅屋，哪里有钱，俺……”

“住口！你没有钱怎么来打官司告状？分明是没事找事，戏弄本官，公差，给我打！”县令见到手的钱财化成泡影，气得像个癞蛤蟆。

公差听到命令，一拥而上，按住李贵就是一顿乱棍，直打得他皮开肉绽，鲜血淋漓。打后，县令以无理取闹为由，将李贵驱出衙门之外。

因为没有了原告，被告也就不存在了。不久，县衙只好把李广放了出来。

本来，李贵是儿子的后爸，开始就不想去告状，后来被妻子逼得没有办法，才央人写了状子。如今又被县令责打，所以对妻子十分怨恨。

这天，李贵正躺在床上疗伤，其妻给他敷药，他忍不住埋怨妻子说：“人家李员外够讲礼的了，本来他们家三公子没有打俺儿子，是俺儿子自己撞死的，你就听人家的小话，逼我去告人家李员外。这下好了，状没有告成，自己反倒被打成这副样子，你这是叫我搬石头打自己的脚，自讨苦吃呢！”

“你懂个屁！草争一个春，人争一口气，俺儿子如果不是被他家三公子追怎么会死？你不为自己人讲话，反帮别人的腔。你安的什么心！”

“你……哎哟！”李贵本想举手打妻子，可是一伸手，那伤口就撕裂一样的疼痛。歇了一会，李贵才说：“你儿子事先不打人家，人

家也不会来追他。再说，人家李员外全家都向俺家认了错，又赔了五十两银子，俺们还要人家怎的？”

“你……”其妻被说得无言以对，最后只好咕噜了一句，“你当然不在乎，儿子又不是你亲生的……”

“什么？你……哎哟……”听到妻子说这句话，李贵又气得要打她，可是一举手，伤口就痛得他要命。

正在这时，李成领着儿子李广到李贵家里赔罪来了，同时还叫家人背来两袋面和十贯铜钱，说是给李贵作补偿。

“哎呀！李员外，你怎么……”李贵妻见李成进屋，急忙陪着笑脸迎上去说，“怎么这么客气，三番五次送东西送钱，俺真是不好意思接，嘿嘿……”

“李员外，你太讲礼……”李贵想爬起来迎接李成。

李成急忙走过去按住他：“你千万不要起来，养伤要紧啦！”

“李员外，是俺对不住您老人家……”李贵见李成如此关照，心里难受极了。

“哪里，哪里，是我这个不争气的儿子惹的祸。只可恨官府只要钱，不要理，竟然打原告的屁股，唉！”李成低头看了看李贵的伤情，说：“现在还痛吧？”

“那个狗官问俺要钱，说是告状就要出钱，俺家穷得叮当响，哪里有钱给他？我说不告了，他就叫手下人打我，哎哟……”李贵说得激动，刚要爬起来，那伤口又痛得要命。

“依俺看，这顿打是你自己讨着的，谁要你去告状来着？你不听俺的话，活该！”李贵妻为了讨好李成，故意把告状的责任推给丈夫。

“你……”李贵瞪着妻子，说不出话来。

“我，我怎么了？我讲的是实话！”妻子并不示弱。